

唱 词

夺算盘

兰 建 堂 著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算盘

兰建堂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964



統一書號 T10077·976

定價(六)0.12元

奪 算 盤

蘭 建 堂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3,000冊

開本850×1156毫米 1/64

印張1 5/16

字數30,000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目 次

两相宜	· · · · ·	(1)
夺算盘	· · · · ·	(9)
喜相逢	· · · · ·	(24)
女货郎	· · · · ·	(35)
“铡刀张”下乡	· · · · ·	(47)
接闺女	· · · 兰建堂 袁清岑 李玉兰	(66)
后记	· · · · ·	(80)

两 相 宜

呼啦啦，狂风平地起，
黑漆漆，疙瘩暴云来的疾。
明闪闪，电光耀人眼，
轰隆隆，雷声震大地。
天上眼看就落雨，
刘大娘望着天气着了急。
自留地麦子院里放，
我一人怎能护得及。
爷儿们埋头光干队里活，
家内事全没挂心里。
猛然间，一声霹靂天地动，
黑洞洞，乌云密布头顶飞。

大娘一看事不对，
从屋里拉出两张席，
麦子上面刚盖紧，
奔进来她的儿子刘大力。
到院里四下瞧看不言语，
伸手拿席走的疾。
大娘一見生了气，
急忙撵到当院里。
“大娃！大娃！”连声喊，
为什么拿走我的盖麦席？
叫了半天无人应，
气得嘴撇的足能拴头驴。
“自己的麦子不经管，
心底不知咋想的！”
刘大娘无奈进屋去翻腾，
找不着盖麦用的好东西。
看罢棚顶扒床底，
一眼瞧見铺床席。
狠狠心把席刚抽下，

闯进来她的丈夫刘老七。
刘大娘转身往外跑，
两人碰个鼻对鼻。
“你拿着席子干啥去？
是不是送往场里盖麦粒？”
大娘一听心火起，
两眼一瞪把话提：
“队里事挂上你的嘴，
私人事全然不惦记。
眼看着院里麦子要淋雨，
你还不赶快去料理！”
“场里麦子堆成山，
顾了集体顾自己。”
“队里麦子虽然多，
再多不是自己的。”
“常说道大河有水小河满，
集体增产才富裕。”
“少说你这洋气话，
知道你是个老积极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天更阴暗风更响，
雷声阵阵催人急。
刘大娘拿着席子往外跑，
刘老汉伸手把席夺手里，
拔腿出门场里去，
把大娘气的双脚直跺地。
有心抽了大妮的花边席，
又恐怕闺女回来她不依。
左思右想无主意，
从门外进来她闺女，
进屋里话儿也未说半句，
慌张张房里房外看仔细。
大娘喊她她不语，
伸手抽掉床上的花边席。
头顶席子往外跑，
刘大娘急忙上前拉住衣：
“你拿着席子干啥去？
什么事情这样急？”
“队里麦子刚打了，

眼看就要被雨袭。

社员们忙着把麦盖，

我也回来拿家具。”

“哎哟哟，真是个黄毛丫头不懂事，

十七八变成傻闺女。

一条花边席子要值好几元，

淋上雨水多可惜！

不是娘来阻拦你，

妮啊妮，这是我儿心爱的。

咱的麦我就没敢盖你的花边席，

乖呀乖，娘怕吃你大没趣。”

“麦子眼看受损失，

这一会不能胡考虑。

儿我本是为集体，

娘呀娘，淋坏了席子也乐意。”

她顶起花边席子往外走，

气的大娘指着身影骂不息。

刘大娘自言自语正在骂，

瓢泼大雨来的急。

大娘一見气炸了肺，
心里慌得象驴踢。
正在搓手跺脚无主意，
嘩啦啦闯进来人儿一大批。
也有男来也有女，
闹哄哄好象赶大集，
跑到院里动了手，
呼嚕嚕滿屋拥挤搶东西。
这一个忙拿笆斗把麦装，
那一个拿起筐子往屋提，
人多力大真不假，
转眼弄个淨淨的。
大娘一見高了兴，
望着众人笑嘻嘻。
“大伙帮忙真不小，
我给你们隔河作个揖。
都请坐下我烧茶去，
歇息歇息把烟吸。”
众人一見忙拦挡，

七言八语把话提，
这个说：“您一家全去为集体，
俺来帮忙是应该的。”
大娘说：“队里麦你们咋不管？
为什么齐为大娘来出力？”
那个说：“场里麦子已盖好，
这叫做先公后私两相宜。”
大娘说：“看您想的多周到，
都比他爷儿仨懂道理。”
这个说：“大娘说到哪里去，
爷儿仨个值得俺学习。
您大妮处处为公办好事，
您大力带头生产数第一。”
那个说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
俺七叔称得村上一杆旗，
天天抽空把粪攒，
常常卖肥给队里。”
刘大娘听着多如意，
笑咪咪如同吃了瓜果梨；

“哟，这是你们爱夸奖，
给爷儿三个多鼓励。
要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好，
他爷儿仨有啥了不起。”
大娘话音还没落，
众人的笑声窗外飞，
这时候，院里虽落瓢泼雨，
屋里边，笑语声高雨声低。



夺 算 盘

满天星斗月儿圆，
夜静更深无人言。
独有那玉山面对灯一盏，
噼哩啪啦打算盘。
先打个张家能分三百六；
又打个王家应得四百三。
越打越算越有劲儿，
脸上带笑心里甜。
拨动算珠多灵便，
桌上的闹钟催人眠。
眼看到了十一点，
浑身发困胳膊酸。

上下眼皮乱打架，
一张口直想打呵欠。
强打精神坐不住，
厨房去把清水端。
洗洗脸，吸锅烟，
不觉又把精神添。
噼啪啪一五一十往下算，
惊醒了刚睡下的爱人王秀兰。
翻翻身子抬抬头，
惺忪着两眼开了言：
“说了一遍又一遍，
我的话难道你都没听见？
白天干活直恨少，
忙上忙下攬的宽，
割罢麦，套碌碾，
又打场来又拿鞭。
一袋一袋过了秤，
从早起忙到漆黑天。
有工作不放到白天做，

偏偏学个夜里欢。

今晚上我要再不管，
准把你熬成烂眼圈。”

玉山说：“谁不知俺是铁打的汉，
越熬夜身体越硬板。”

“哟，明看成了个瞌睡虫，
说起话来还挺乐观！
这一回真要不休息，
惹恼了我把你算盘颠。”

（白）“你到底睡不睡？”

玉山就说：“你消消气，
还差几户没算完。

顶多坐到下一点，
那时候，我躺到床上才舒坦。”

秀兰一听板着脸，

上前忙把油灯端：

“没见过半夜三更不睡觉，

白天又把重活担。

人家说了你能吃苦，

庄稼汉子不象官，
平素常说笑笑多和善，
办公事铁面无私管的严。
几句话儿一夸奖，
哎哟哟，你可把头发辫子撅上天。
不分日夜没命的干，
咋看你越干劲越欢。
自己的身体不心疼，
我问你：干革命什么是本钱？”
说话间“噔”的一声屋里暗，
吹灭油灯无人言。
没一会火柴又划亮，
秀兰早就识破巧机关。
玉山连擦火柴不住点，
秀兰紧吹油灯相接连。
一个吹来一个点，
两人闹了多半天。
玉山一看扭不过，
想个主意骗秀兰：

“俺实实在在服了你，
妇女家如今真的掌了权。
这一次保险听你话，
俺可要安安生生睡一番。”
秀兰闻听嘿嘿笑，
玉山就往被窝钻。
秀兰才把心放下，
呼呼呼脸露笑容睡的甜。
玉山算账没算好，
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安。
“今晚要是算不好，
到明天咋把粮食分给众社员。
有心拖到早起算，
耽误播种难下田。……”
想来想去心绪乱，
身上好象针尖穿。
屋里钟声当当响，
数着正打十二点。
他不声不响下了床，